

随笔



心中的从熙

□ 孟 杨

在广东潮州市潮安县彩塘镇金砂一村，一个俗称斜角头的地方，有一大片白墙灰瓦的老房子。居高俯瞰便可发现，这是潮汕特色“驷马拖车”建筑群，从熙公祠就位居其正中。

从熙公祠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，由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陈旭年主持建造。当年潮汕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有财力的宅主门前要摆放什么、想建什么样的门楼无需踟蹰。祠堂前立的一对石狮，有别于北方常见的镇宅狮子，个头虽不大，但造型独特。母狮抚弄着幼狮，威严中透着慈爱，雄狮自立一隅，阳刚、威猛，特别是雕法独特的卷毛更显得凛然正气。祠堂正门两边有一对石抱鼓，很高大，不受规制的影响。正门前的两根石柱，据说雕了10年，每根石柱四角共有12条凸线和8条凹线，手感细腻、润滑，让人对巧夺天工的潮汕工匠更加刮目相看。

从熙公祠的雕花门楼，虽然全部是石材所建，但它真实地重现了巨大原木建筑结构才具有的厚实感。门楼屋架为双面镂空石雕，雕的是精美的鱼虫花鸟。门簪上面雕刻着“苦瓜”，寓意“苦尽甘来”。门厅垂花柱上

的石雕花篮，是《中国美术全集》提到的“中国一绝”，花篮里绽放着各式花朵，玲珑剔透、赏心悦目。

最令人叹为观止的，是镶嵌于门楼石壁上的4幅石雕，分别以士农工商、渔樵耕读，山水人物、花鸟虫鱼为题材，每一幅都惟妙惟肖。尤其是渔樵耕读，一共有25个人物，有的端坐在亭台楼阁之上，有的行走在山林曲径之中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在潮汕地区广为流传的“一条牛索激死三个师傅”的典故，就源自于这幅石雕中牧童手里攥着的牛绳。能用石头雕出一条双股相缠、长约5厘米左右、细如牙签的悬空绳索，在我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感叹之余，也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潮汕人讲究精细、追求完美的做事风格。

进了祠堂，开阔天井后是精美的拜亭。拜亭顶上绚丽多姿的嵌瓷最容易吸引人的目光，其实已非完全的旧物，且复建得有些艳俗，倒是拜亭内梁架上密布的金漆木雕应当细细地品味。那些采用多种技艺雕出的狮子、凤凰、蝙蝠、麒麟和飞鸟、鱼虫、螃蟹、龙虾，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，似

乎下一秒就会从梁架上跳下来撒欢。梁架上的其他金漆木雕，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过去都逼真、精细，可谓山川秀美、人物生动、花草葱郁、亭台楼阁隽永。守门老伯说，丛熙公祠被盗的几块金漆木雕，不仅尺寸是最大的，也是最漂亮的，已成为境外收藏的博物馆镇馆之宝。但无论老伯怎样描述，再也无法真实地体验其华丽、典雅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祠堂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。喜欢潮汕祠堂真的不需要很多理由。喜欢潮汕祠堂，首先是因为它极尽华美，潮汕人几乎把木雕、石雕、嵌瓷、彩绘等民居装饰艺术全部体现于祠堂之上，一间祠堂就是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，令人感叹、耐人寻味。作为一个外乡人，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深入了解潮汕祠堂所展现的文化精髓，但这并不妨碍真诚地欣赏其精良的建筑技术与工艺，华丽的建筑造型与装饰。

喜欢潮汕祠堂，其次是因为它寓意深刻。修建祠堂体现了潮汕人敬宗睦族、饮水思源的传统，一间祠堂展示了一个宗族团结、和谐的氛围，同时也很体面地展示了一

个宗族在当地的经济实力、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。尤其是祠堂牵动着每一位游子的心，当远居海外的、异乡的赤子回到故乡，便到祠堂向祖宗告知其平安归来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祠堂是潮汕人的精神家园。

早在2006年，丛熙公祠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然而它不仅门庭冷落，大概也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被善待的“国宝”。祠堂周围杂乱，以至于珍贵的木雕、石雕多件被盗；内墙上的电线横七竖八、外墙上挂着空调主机；祠堂隔壁小作坊的机器整日轰鸣。虽然祠堂里停着几辆带治安管理标志的摩托车，但几次进祠堂只看到一位老伯在看守着。从老伯的言谈中了解到，目前对从熙公祠并无什么财力、物力的投入，更没有实质性的维修和保护措施，甚至拆下的雕花木门就随手扔在房檐之下风吹日晒。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多么希望丛熙公祠不仅仅是外乡人心中的丛熙。真心期望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周围民众更多地善待、更好地保护丛熙公祠及周围一带，留住这份美好的潮汕文化记忆。

手持画笔 放眼世界

——劳石和他的画作

在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中国文化中心，一幅照片引得观者纷纷驻足品评。前总统与我驻该国大使共观一作，作品是一幅巨幅水墨牡丹。这是一丛喷发着盎然水墨活力的牡丹花，却让人感觉眼前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牡丹园；这是一片纸制画面，却让人似听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奔涌，似闻黄土高原的泥土之香。

这是来自黄土地上的画家劳石先生作品，蔡金彪大使介绍说。

蔡大使回国休假，在北京会劳石先生，我亦受邀，于是，见到劳石先生及其更多画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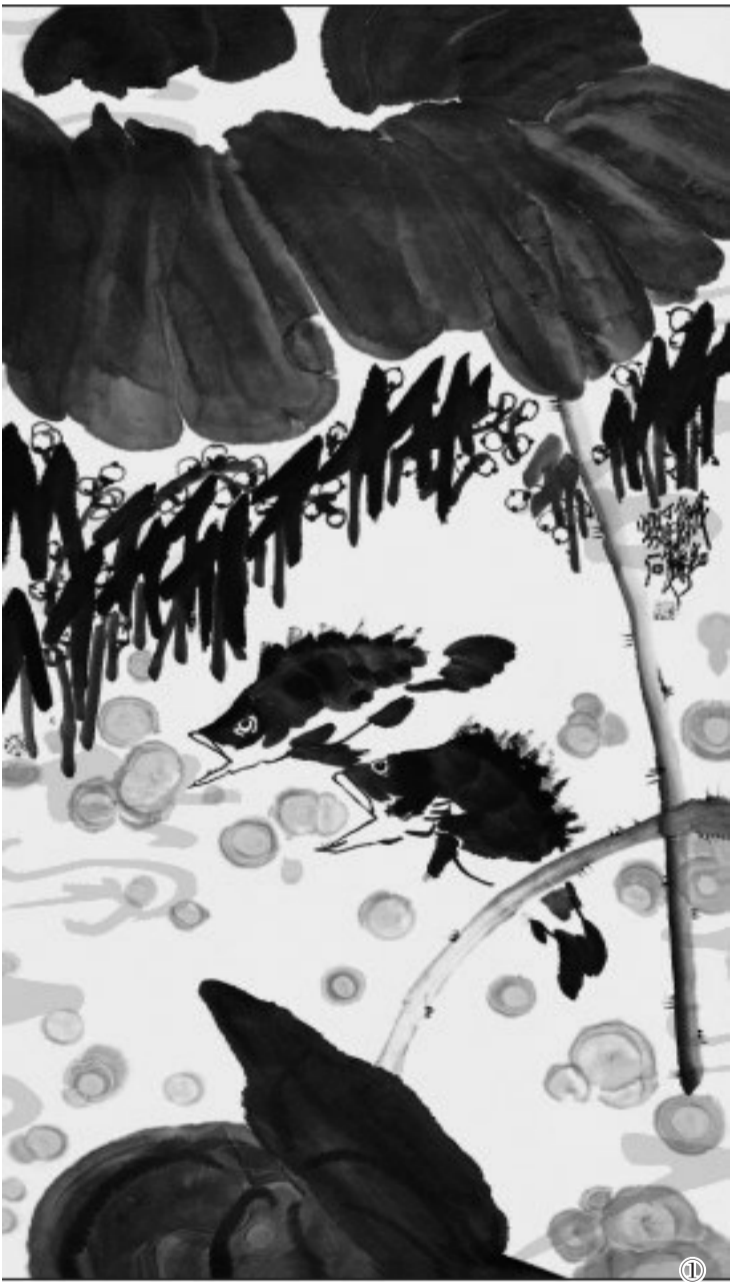
无论春之月季、夏之清荷还是秋之墨菊、冬之紫藤，其画风虽然迥异，有的浓墨重彩，画面饱满到密不透风，有的清新淡雅，寥寥数笔，留白大胆到疏可跑马，但无论浓重或淡雅，无论大写意还是略施工笔，那种如听黄河咆哮、如闻高原黄土香的感觉总是强烈地冲击着人的感觉。

这强大的冲击力来自哪里？

来自于陕北高原那厚厚的泥土，劳石先生说。再看画时，果然，即使我这种纯粹外行也不难看出，无论画山绘水抑或写人状物，那种信手拈来、兴之所至、情之紧随，总透着西北人的狂放，而少见描描画画的匠气。

这种大气让劳石总是放眼世界——他心有外交，蔡大使说。数十年间，劳石先生把自己最喜欢的作品赠送给了数十位国家元首或领导人。

文/隋明梅



图片说明：

图① 《鱼乐》

图② 《五老五松图》

图③ 《紫藤花下鱼儿游》

图④ 《荷香十里》



品味书院

了解科举

暑假开始了，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张慧还留在校园，特意陪着从外地慕名而来的两位同学，参观在这里举办的“中国科举书院文化展”。

在该校明伦校区6号楼内的展厅内，陈列着2000多件珍贵实物：旧时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的试卷，以及很多旧时书院文化的实物，如先生用的戒尺、清朝时装御赐黄马褂的木盒、给光绪皇帝讲课使用的讲义、当年读书人赶考路上必备的便携式小书桌，等等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。

据河南大学的工作人员介绍，本次展出的实物，其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。其中，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刘春霖考中状元的殿试卷，记述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。展览期间，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两校的历史学者，还就“科举考试制度”进行了学术交流。

“存在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，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。”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韩国河说，透过此次展览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制度对中国文人品格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，看到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差别和共性，看到古代文化精神对今天的影响，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。做好科举和书院文化的发掘和研究，能帮我们提升文化自觉，找到文化自信。

专家们认为，科举制度沿袭1000余年，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影响，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。以科举制度为切入点深入开展研究，对于了解掌握中国古代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规律，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重大意义。开封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，同时也在北宋年间也是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地，在开封及河南开展科举制度研究，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比较优势。中国科举书院文化展所汇集的展品，既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，又有极强的现实作用，它既是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科举书院文化的资料宝库，也是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生动课堂。

文/党涤寰



刘红军先生和他的“聚砚斋”

□ 张清华

“笔佳十美警世，墨香百里可闻，纸优千年不变，砚固万代同辉。”这是前人对“文房四宝”笔、墨、纸、砚的赞美。千百年来，砚石更是浓缩了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文化和历史，将书、画、雕刻艺术和地域民俗文化融于一身的重要书写工具，在“文房四宝”中也最具收藏和观赏价值。

走进刘红军先生的“聚砚斋”，能够感受到砚文化的博大精深。这里有“群砚之首”的端砚，也有有“和氏璧”之美誉的歙砚，还有被称为“洮河绿石”的洮砚……。近10年

间，刘红军先生收藏的砚台从“端砚”、“歙砚”、“洮砚”、“澄泥砚”四大名砚到地方小砚，多达上百个品种、1000多方。

成立“聚砚斋”的初衷，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刘红军先生说，砚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印记，传承砚台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。他将近10年所见所学整理出版了《砚台博览》一书，也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展示砚文化的风采。

“聚砚斋”的第一部分《砚台春秋》，展示了刘红军先生及国内众多收藏家珍藏

的各种古砚，从仰韶文化、商、周、秦原始古砚到汉朝三足砚、砖砚，唐代陶砚、瓷砚、端砚、澄泥砚，宋代铁砚、歙砚、端砚、红石砚，元代青石砚，明代端砚、歙砚、铜砚、化石砚，清代端砚、歙砚、清官松花石砚，民间端砚、天坛砚、淄砚、溪石砚等，琳琅满目，展示了中华砚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研磨器开始，历经变迁和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。

第二部分《砚观争辉》，展示了近代我国发现和产出的60多个砚台品种，除了传统